

## 從劃開的傷口，綻放生命流動之新血

謝芷霖

2015年開端，法國人仍浸淫在新年假期後的興奮與歡樂氣氛中，一月七日卻在巴士底廣場附近，位於巴黎十一區的Charlie Hebdo雜誌社的辦公室，發生了恐怖分子持重槍械殘殺無辜的恐怖攻擊事件。此一事件一經媒體報導，震驚全世界，電視連續播映相關畫面，網路上也瘋傳各式各樣的訊息。在極短的時間內，網路上支持Charlie Hebdo雜誌社反恐怖行動的聲浪，便匯聚在一個響亮的口號下：「Je suis Charlie.」這句話其實有雙重意義，除了一般認知的「我是查理」之外，也有「我追隨查理」的意思。可惜大部分的引用人似乎都忽略了這第二層涵義。

從最簡單、直接，最普遍、粗淺的方向去思考與解釋事情，似乎是人之常情。即使是語帶雙關的一個句子，大家也只是選取最表面、最符合人們期待想像的意境，最終塑造成一個堂皇崇高的標語。

接下來，在全法國民眾的餘悸中，又發生了兇手兄弟逃逸至大巴黎郊區印刷廠，與警方對峙的槍戰場景。同時還有同謀於Montrouge的殺警事件，之後於一月九日演變成在猶太超市Hyper Cacher，槍殺無辜民眾，並挾持人質與大批警力對峙的局面。最後雖然所有發起行動的恐怖分子都遭擊斃，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出現這樣不尋常，彷彿好萊塢電影情節的一連串攻擊事件，不但嚇壞了巴黎人，也震驚了所有歐洲國家居民，驚動

了全世界的目光。

恐怖分子的身分揭露後，才發現他們原來是土生土長的巴黎人，在十九區長大的小孩。

大家開始拼命找原因，為什麼這樣的年輕人會加入伊斯蘭基本教義組織（État islamique，即ISIS），遠赴敘利亞接受軍事訓練，成為他們的「聖戰士」，歐洲人眼中的「恐怖分子」。開始有人質疑法國海外殖民歷史種下的因，也有人檢討法國的移民政策，甚至炮轟起法國境內的種族歧視現象，認為有這樣的「因」才會造成今天恐怖攻擊的「果」，似乎法國在某種程度上是「罪有應得」。彷彿找出了簡單的因果關係，就能夠說明一切了。

至於對Charlie Hebdo雜誌社的攻擊，大家落入同樣的窠臼，為了找出最顯而易見的原因，大家在譴責暴力殺人這樣的罪行時，也怪罪為何Charlie Hebdo雜誌社不尊重其他宗教，挑釁詆毀的言論造成廣大伊斯蘭教徒反感，「難怪」招致「報復」、「清算」。依此邏輯演繹，言論自由的尺度也成了眾矢之的，眾人爭議不休。

「報復」的簡單邏輯，也被法國極右派主席，用來倡議恢復死刑制度。以「嚴懲」為名，行「報復」之實。

猶太超市Hyper Cacher事件後，法國的猶太人擔心又成為明顯的攻擊目標。法國的伊斯蘭教徒則擔心與恐怖分子劃上等號，遭受排擠或報復。

有人擔憂東方與西方世界的對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突然成了不同文化的代名詞，所有論述都輕易地落入簡單二分的危險中。大家依附著各自的名號、標語，彷彿名號愈響亮，就擁有力量；標語越宏大，便越能保障自己的安全。

一月十一日的全法大遊行，「為共和而走」，除了估計逾四百萬的法國人走上街頭抗議恐怖攻擊外，還吸引了許多國家元首及政治要人，藉由這次的事件發起各樣的口號、名義，穩固自己的信徒，吸收為響亮名號所吸引的新支持者。

各式各樣的字詞，一旦成為空洞的標語，只用來號召支持者，這些字詞也就失去原本的批判性了。變為口號的理念，也一樣，這樣的理念往往成為集權主義的依憑，要求人們完全信服，奉為圭臬，信仰便理所當然養起了奴隸，奴隸不需要思考，更不能質疑與批判。

在許多燦亮的名號與理念交織下，原本的恐怖黑夜似乎讓璀璨煙花重新照亮，人們重覆著，吶喊低語，然而失去思索與質疑的字語，並不能提供長長久久的光芒，空洞失去內涵的詞彙，也無法帶來真正的希望。

終於，有好奇的記者想到該去採訪一下遭受最初攻擊的 *Charlie Hebdo* 雜誌人了，恐怖攻擊殺害了許多主力成員，畢竟還有逃脫的倖存者。 *Les inrocks* 雜誌在一月十日刊出了 *Charlie Hebdo* 雜誌社僅存的數名成員之一 Luz 的訪問稿。<sup>1</sup> 當所有人沈醉於燦亮的名號與理念，用盡力氣想喚回字詞集權編織的「美麗新世界」時，Luz 的談話卻彷彿拋出了一個巨大的不和諧音，打了許多人一巴掌。他的話，逼大家必須重新思考。其實這樣不和諧的表態，才正是 *Charlie Hebdo* 雜誌一貫的精神，不是嗎？

Luz 坦言：「（*Charlie Hebdo* 雜誌上的畫）有時要白癡，有時醜陋骯髒，甚至無賴。有時完全失焦，有時精彩絕倫。*Charlie* 雜誌集合了一群完全不同，各自畫畫的人。畫的性質會因畫家的手法與風格而改變，也會隨畫家的政治經驗或藝術資歷而迥異。然而如許謙卑的態度與多元視野卻不復存在。大家視每一幅為我們每個人一致的畫作。結果，*Charlie* 雜誌目前背負的象徵意義，卻正好是 *Charlie* 雜誌一直以來努力要抵制的：摧毀象徵，去除禁忌，推翻所有美麗幻想。這麼多人支持 *Charlie* 雜誌當然很美好，但是大家卻是站在 *Charlie* 雜誌畫作的反向，抵觸畫的原意。

這種一致性對歐蘭德（總統）重新團結國家民眾是有利的。對瑪玲勒朋（法國極右派黨主席）要求重啟死刑也是有用的。廣義的象徵主義，誰都可以拿來大加利用。即使是（俄國總理）普亭也能認同和平鴿的象徵意義。只不過我們瞄準愚民主義嘲弄，我們嘲笑不同的政治立場，我們恰恰在象徵之外。」

（原文如下：« Parfois cucul la praline, parfois craspouille, punk effectivement. Parfois c'est raté, parfois c'est juste beau. Charlie est la somme de personnes très différentes les unes des autres qui font des petits dessins. La nature du dessin changeait en fonction de la patte de son dessinateur, de son style, de son passé politique pour les uns, ou artistique pour les autres. Mais cette humilité et cette diversité de regards n'existent plus. Chaque dessin est vu comme si il était fait par chacun d'entre nous. Au final, la charge symbolique actuelle est tout ce contre quoi Charlie a toujours travaillé : détruire les symboles, faire tomber les tabous, mettre à plat les fantasmes. C'est formidable que les gens nous soutiennent mais on est dans

un contre-sens de ce que sont les dessins de Charlie.

Cet unanimisme est utile à Hollande pour ressembler la nation. Il est utile à Marine Le Pen pour demander la peine de mort. Le symbolisme au sens large, tout le monde peut en faire n'importe quoi. Même Poutine pourrait être d'accord avec une colombe de la paix. Or, précisément, les dessins de Charlie, tu ne pouvais pas en faire n'importe quoi. Quand on se moque avec précision des obscurantismes, quand on ridiculise des attitudes politiques, on n'est pas dans le symbole. »)

是了，大家努力為Charlie Hebdo雜誌冠上的偉大理念，美好標籤，對不起，那並不是我們的原意，這種標籤或理念，偉大或美好的號召，正好是我們孜孜矻矻極欲推翻的。你們把我們推上理想遠景的頂端，但是我們一直以來質疑的，正是這樣的高高在上自以為是。我們要的不是一致，不是普世認同，我們不需要人們的認同，甚至不需要彼此認同，我們要的是彼此的不同，我們一再逼大家正視的，就是永遠的迥異，徹底的不同。我們不斷刺痛大家的，也正是那些細小尖銳的異刺，不合時宜的小嘲小諷。拜託不要為我們祭出什麼保護言論自由的大纛，也請不要強迫我們戴上殉道者的桂冠，因為那根本是我們絕對要打倒的象徵，堅決不願見的形象。我們是微小的刺，許多不同方位不同立場的荊棘，請不要把我們幻想成反映美好未來的玫瑰。謝謝大家情感上的支持，我們很感動，但是我們不需要任何理念的收編。不要歸類，不要畫分，不要統整，也不要齊一。永遠從不同出發。不同意，不和諧，不確定。

我彷彿聽到Charlie Hebdo雜誌成員的絮叨。

永遠不要忘了質疑。永遠保持不同的眼光。

不要輕信表面的因果關係，也不一定非找出原因不可。原因是找出來安慰人心用的，並非解釋。世間事常常是無法解釋的。人性本來就是那麼不同，無理可循正是人性惟一可循之跡。不要相信那些美麗語彙架構起來的惟一，字詞在變成象徵之前都有不同的歧義。如有詮解，就有選擇，選擇同時意味著丟棄，既有取，就有捨，也就不可能全面。象徵是以一代多，然而多如何能代，多之所以為多，在於相互歧異，不可替代，不可置換。他們要的是微小的歧異，枝微末節小針小刺的不肯融合。有不和才有和諧。同聲同調正好為集權，提供了完美的工具。

那些打著道德、言論自由不該無限上綱的簡化推論，正好掉入了好壞二分對立的陷阱，好衍生好，壞滋生壞，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可惜世界的運轉，並無法以這種如規範虛擬遊戲世界的簡化常軌去規範。回頭看看伊斯蘭基本教義組織是怎樣吸引新會員的吧！同樣簡化的思維方式，也正好用來美化他們創造出的「理想」。再想想只不過幾十年前納粹政權的興起，相仿的思維架構，是不是也很熟悉？太急於歸類，太急於分清好壞，太急於切割，簡化的「理想」簡化的「道德」，欠缺對不同的包容與深思，只是把我們推向危險的深淵，集權的懷抱。

那麼，言論自由是什麼？這不是一個用來教育人民的最高指導原則，不是口號，不是標語，不是僵化的道德準則，也不是什麼象徵或藉口。言論自由是一個空間。讓我們批判、質疑、看見不同，也維護不同的地方。這個空間，沒有對錯，沒有強弱，沒有好壞，沒有神聖低賤，沒有哪一方凌駕於上握有更多權力。不能是一對一單挑式的原始對決，言論自由的空間必須既脫離世俗的社會空間，又與現實連結。一個藝術的空

間，創作的空間。這樣的空間悠遊於現實與虛擬，不一定假不全真，字詞與符碼，不一定有直接的對應關係，多樣的詮釋，多層的視野，沒有絕對，禁止權威。這個空間從不凝滯，不斷流動，翻新、再生、顛覆、重建，流動帶來生命能量，能量再刺激生命之流。生生不息。

創作的空間便意味著解讀的空間。創作是生命的泉源，自由是創作的活水。有自由的創作才有自由的解讀。有詮釋才能杜絕象徵，避免集／極權的危險。以藝術的空間，創作的力量，激發歧異，鼓舞不同。在不同間往復流動的書寫，書寫新思考，也書寫新生命。沒有自由書寫的空間，僵滯的氛圍，孕生不出生命的火花，激盪不出生命的行進。

詮釋在創作的空間裡，從來不是單一，更不簡單。因為質疑，因為批判，因為劃開可能秩序的傷口，而從表皮看似的二元衝突，綻放突破兩造之新血。也之所以創作或解讀，帶來的往往是痛苦，是激烈的傷，但是沒有表面的傷痛，沒有

創作／解讀興起的撕裂，又怎能有擺盪於不融合與和諧，和解與衝突間的往復之流呢？擺盪與流動，生命的自由。言論自由，創作的空間，生命的自由。

一月十一日的大遊行，重點從來不是那些政要或國家首領出現所帶來的象徵。這個大集結，呼喊或呢喃著不同的聲音，不同的語言，譜寫不同的詮釋，而人們用自己的身體，佔據圈圍，他們最根本的生命空間。言論自由的空間。展現生命豐富歧異的空間。他們也用不同的，帶著小尖刺的筆，的話語，堅定地向所有恐怖集權發聲：我們捍衛創作的空間，藝術的書寫，生命與自由的根本。豐富，紛雜，多樣。遠遠超過意料之外。而所有的意料之外，才是意義的生發所在。

因此，我們將用筆，用言語，從劃開的傷口延續，持續書寫，持續創作。

「我追隨查理」。<sup>2</sup>

（本文作者為巴黎第八大學文學博士，現旅居巴黎）

---

註釋：

1. Luz : “Tout le monde nous regarde, on est devenu des symboles”, Les inrocks: <http://www.lesinrocks.com/2015/01/10/actualite/luz-tout-le-monde-nous-regarde-est-devenu-dessymboles-11545315/>
2. 事件發生後，從法國歷史、社會、法理等各層面分析得最好的一篇文章當屬馬赫起南的《極光 希望：歐羅巴vs.歐羅肥》瑪莉安，請別為查理哭泣—從法國共和精神到查理周刊恐怖攻擊事件，可參考以下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otes/413083712178650/?pnref=story>